



黑白男女

第十一章 留住孙子(上)

(上接 9 月 11 日 A14 版)

周天杰骑车去矿上的办公区,看见了同样骑着自行车走在他前面的卫君梅。卫君梅骑的是一辆加重车,不是轻便车;是一辆男车,不是坤车;是一辆黑色的车子,不是彩色的车子。周天杰一眼就认出来了,卫君梅骑的是她丈夫陈龙民生前所骑的那辆自行车。陈龙民在采煤队上班时,周天杰还没有退休,说周天杰是陈龙民的师傅也可以。周天杰熟悉陈龙民,也熟悉陈龙民每天上下班所骑的自行车。自行车是永久牌,周天杰夸过陈龙民的自行车是名牌,结实,耐骑。可惜,陈龙民的自行车还“永久”着,陈龙民已经不在乎了,陈龙民还比不上他的自行车“永久”。换了别的工亡矿工家属,对丈夫的遗物一般是不再使用了,要么卖掉,要么扔掉,或者封存起来,任它一点一点销蚀,免得睹物思人,伤心落泪。

可卫君梅不,她接过丈夫的自行车,同时接过了丈夫的遗志,旧物新用,让自行车继续运行。这表明卫君梅是勇敢的,也是坚强的,她有她自己的一套思路。或许在卫君梅想来,怀念一个人不能凭空,得有线索,得有实物。而卫君梅在怀念陈龙民时,陈龙民留下的自行车就是有效的线索,就是扎实的实物。卫君梅一摸到陈龙民摸过的自行车的手把,一骑上陈龙民骑过的座位,就会想到

陈龙民,甚至感受到陈龙民留下的指纹和体温。从这些意义上说,周天杰对卫君梅是佩服的。

因卫君梅是儿媳郑宝兰的好同学、好姐妹、好朋友,两人多有交往。周天杰通过儿媳言谈话语中所透露的信息,对卫君梅的情况有所了解。周天杰听说,矿上选煤楼有一个姓蒋的小伙子,同情卫君梅,爱上了卫君梅,欲娶卫君梅为妻,可卫君梅就是不答应。小伙子要长相有长相,要才华有才华,还从来没结过婚,条件相当不错。倘若换了另一个丧失丈夫的女人,碰见这样的主儿,求之不得呢,贴上去惟恐不及呢!卫君梅呢,她没有去贴小伙子,相反,是姓蒋的小伙子主动贴她,却贴不上。卫君梅说出的话很多人都知道,她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把两个孩子养大。卫君梅简直是梅花的姿态,她要傲霜斗雪,独立于世。周天杰更佩服卫君梅这一点。报纸上,电视上,成天价说这事迹,

那事迹,好多事迹都是拼凑出来的,都是假的,是宣传的需要,是糊弄人的。而卫君梅的事迹才是真正的事迹,才真正值得宣传,值得大家学习。且不说别人,褚国芳、郑宝兰都应该以卫君梅为榜样,好好向卫君梅学习。除了褚国芳、郑宝兰、所有失去丈夫的妻子,都应该向卫君梅学习。

周天杰放松车闸,让一路下坡的自行车滑行得快一些,追上了卫君梅,他叫着卫君梅,说你好啊!

卫君梅扭头看见周天杰,说周师傅好。

卫君梅,你很了不起,我佩服你!

周师傅,可不敢这么说,我可当不起。

真的,我觉得你是有事迹的人,你的事迹应该上报纸,上电视。

周师傅你是叔叔辈的人,可不能跟晚辈开这么大的玩笑。我哪里有什么事迹!

越是有事迹的人越不承认自己有事迹,这本身就是事迹。我正



小来认认字,背背唐诗,给小来启启蒙,就是最大的功劳,比干什么都好。

自从郑宝兰的嫂子改嫁之后,自从他感觉到失去儿媳和失去孙子的危机在向他迅速逼近后,周天杰的想法改变了,要留住儿媳和孙子,也许最好的办法不是关门,而是开门;不是封闭,而是开放。春天是关不住的,一个女人的心也是关不住的。春天到了,必定山花烂漫。关不住女人的心。你越是限制女人的身,女人的心就有可能飞得更远。褚国芳就是现成的例子。他的亲家郑海生对褚国芳采取的就是关的办法,就不愿让褚国芳外出打工。关来关去怎么样呢,关得住人,关不住心,褚国芳到底还是飞走了。有亲家的教训在身边,他得改改主意了。说是让郑宝兰待在家里,其实郑宝兰在家里待不住。老吴和郑宝兰差不多已经成了对头,两个人嘴里呼出来的都不是氧气,都是氮气,谁都接受不了谁的氮气。这样发展下去,婆媳俩迟早会翻脸,会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。俗话说一个槽上不能同时拴两个叫驴。从他家的情况看,一个槽上也不能同时拴两个女驴。

特别是儿子死后,婆婆和儿媳的关系很难继续维持。郑宝兰说是带孩子出去玩,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更有甚者,郑宝兰有时连个招呼都不打,连孩子也不

带,就出去了,谁也不知道她干什么去了,这样的行为更让人不放心。

当务之急是给郑宝兰找个活儿干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活儿才是一道门,正好可以把郑宝兰

关在门里。活儿还是一根绳子,正好可以把郑宝兰拴在工作岗位上。工作是什么,工作也是限制。有了限制,郑宝兰就不会到处走了。当然,工作中她会接触到男人,可工作中接触到的男人毕竟有限。加之有工作单位的领导和纪律管着,那些男人一般不会乱来。你看人家卫君梅,卫君梅的工作是在食堂里打扫卫生,一上班就在餐厅里走来走去,不少男的能看见她,跟她搭话也不难。卫君梅作为一个少妇,正是一朵花儿开得最鲜艳的时候,赏花儿的人肯定有,想把花儿据为己有的人也会有。人家卫君梅怎么样呢,该清风还是清风,该明月还是明月。别说那些想占卫君梅便宜的人,就连走正规道路追求卫君梅的正道小人蒋,卫君梅还没有答应呢。走进工作门,修行在个人。说来说去,归根结底,还是看个人的品性,看你能不能守住自己。除了卫君梅,矿上的选煤楼,单身职工宿舍,矿灯房,都安排有工亡矿工的妻子,她们干着一份活儿,领着一份工资,身和心都有所寄托,好像都很安心。周天杰有些后悔,没有早走给郑宝兰安排工作这步棋,没有早点利用给郑宝兰安

排工作的事笼络郑宝兰。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,他承认自己在这个事情上失算了。好在事情还没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,他现在补救还来得及。他相信,凭着他的资格和痛苦,还有他的智谋和泪水,给儿媳郑宝兰在矿上谋一份活儿干,应该不是大问题。矿上的领导考虑问题也不够全面,为什么不照顾他一下,给他的儿媳安排一份工作呢,难道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,不会哭的孩子就不给奶吃!人有血就有泪,谁不会哭呢!

(未完待续,请关注 9 月 15 日 A14 版)

